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五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五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以固諫和帝去大悅也
上

兩都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文選

文選

五十二卷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五册

論

卷五十二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韓曰誼有過秦一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應劭曰賈誼書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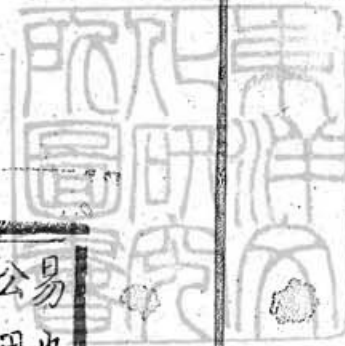
一篇名也善曰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

善本作殺序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禮

善至孝公益善盛故善述之嶠山善塞也函
谷關名擁據也善昭曰嶠謂二穀函函谷關
也善曰史記張良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
八荒之心囊盛而結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
欲取之善曰春秋握握圖曰諸侯冰散席
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
下也善曰周易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
曰括囊无咎无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闔諸侯
鉞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
君關西連兵曰衛鞅諸侯謂關東六國善曰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
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
橫衡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音橫
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音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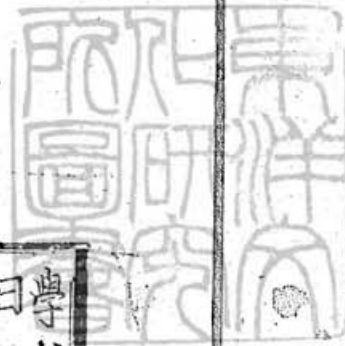


易也四河魏地名善曰李斯上書曰孝
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
公既沒惠文武昭濟曰後死也惠王文王武
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王蒙故業因遺
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
害之郡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
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諸
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良
盟誓約也銑曰締結也文穎曰關當此之
東為從張晏曰締結也徒帝切當此之
時齊有益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史記卷五十一

二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
 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此四君者
 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
 從離橫約離散秦之衡也善曰言諸侯約
 結為從欲以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
 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曰六國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
 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
 入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
 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內攻之彼得尸而
 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
 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願



學所以安周高誘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善曰戰國

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為已

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

患之也高誘曰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

軫曰吾聞子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

誘王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

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
 東召音劬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且
 三不攻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且楚
 秦攻魏王求也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
 樓緩魏相也求也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
 因燕子而求也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
 燕子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又曰客禮待之樂

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又曰客禮待之樂

毅遂委質為臣燕
昭王以為亞御也
吳起孫臏帶佗
兒良王

瘵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善曰史記

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後也田忌進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

子於齊威王帶他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子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為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庶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

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嘗以什倍之地百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萬之衆仰
善本字關而攻秦
良曰言諸侯地

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

攻之曰仰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

不敢進
善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山也遁逃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

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濟曰軍敗

櫓大楯言流血漂之韋昭曰大楯曰櫓善曰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軍之輸以為櫓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

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善本無
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

無事
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

傳曰桓公之享國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長何休曰享食也

傳曰桓公之享國也

傳曰桓公之享國也

傳曰桓公之享國也

傳曰桓公之享國也

烈翰曰自孝公惠文王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濟曰時

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

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交苦扑木浦以鞭

咎天下良曰履至尊謂稱始皇帝也敲善

曰說文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

林象郡曰銑曰言破南越分為此二郡也音義

昭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今曰南也百越之

君俛首係計頸善本作委命下吏向曰俛低

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之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傳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又曰秦

更名民墮善本作名城殺豪俊應曰墮壞也

曰黔首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的

為已害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輸

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鋦兵刃也弱天

下民謂去其兵器也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

曰鋦是并頭鐵也善曰史記曰始皇收

重各千石置宮庭然後踐筆為城因河為池



濟曰登踐華山以爲城因河水以爲池取其
高深廣大而言也服虔曰斷華山爲城義大
之也晉灼曰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良曰登言上文也十萬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

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也淳善曰
誰何謂之官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問也言
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善曰
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子孫帝王萬世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向曰金城千里取其
堅固而廣大也善曰史記秦始皇
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濟曰沒死也然
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二
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氓善本作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良曰

遷徙之徒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
賤也善曰陳涉已見鄒陽之徒也言涉至微
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上書禮記曰

文氓氓人古材能不及中庸善曰中庸常也
如淳曰氓人古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曰庸人稱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
記曰范蠡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皆
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

公告之曰子猗頓富當畜五將乃適河東大
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畜牛之曰子猗頓富當畜五將乃適河東大

猗頓故曰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翰

言在兵行伍而走於道路謂涉行至蕞遇雨
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
道如淳也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
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疲散
善本字作罷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濟曰
弊二字作罷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皆疲於行役而逃斫木為兵揭竿為旗斬良木
散也數百言少也斫木為兵揭竿為旗斬良木
善曰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幡也
求諸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雲之會
如響之應羸糧擔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
也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羸
糧而趨之方言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
矣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侯高且夫天下非
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



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
鉞為之銘利也鉤戟長鑿也棘矜耰鋤柄也
器也孟康曰耰鋤柄也善曰爾雅曰棘戟
也言鋤柄及戟槿也耰音憂槿巨巾切如淳
曰鈞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鈞曲也說文曰
鑿也鉞有諲戍之衆非抗於善本有九國之師也
善曰諲戍謂涉漁陽也抗敵也切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銑曰謂不
將相論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憂然而成敗
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向曰謂六國滅

而滅盛也 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

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也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良曰招舉也九州之

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

列國皆使朝服也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

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善本作函為官一

夫作難而七廟墮善本作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者何也濟曰一夫謂波為首唱也天子七

項羽所殺也善曰春秋考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非有先生論一首

東方曼倩善本作舊字良曰非有

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朋君臣

之義以諷焉善曰漢書曰朔又

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

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

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

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

賢羣臣也夙早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

地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敬

將以輔治

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
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
流議者三年於茲矣翰曰嘉善也靡曼好貌
流議猶餘論也善曰
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
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
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今先生進無以輔
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
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也蓋懷能而
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濟曰始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唯唯敬聽
唯唯敬聽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
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談何容易



鏡曰竦正也於戲數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
之者所以言談之難何得輕易而為之善
曰於戲數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
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
者有悖蒲忽切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
身者鏡曰悖逆佛違謬反也善曰韓子曰
聖人之救危國以忠拂耳字書曰佛違
也佛扶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
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
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
語孔子
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
覽干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猶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慙主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慙傷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善曰如淳曰漢書注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戮及於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濟

紛然多貌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

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善曰春秋

瓦解遂及飛廉惡來革等良曰飛廉善走者

力俱事於紂也善曰史記曰中滴生蜚廉



紂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尖目崇侯虎順

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紂

野之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

巧言令色鮮矣仁又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

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

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

親近讒夫銑曰弛廢也言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愉喑喑况終無

益於主上之治善本作即志士仁人不忍為

也向曰愉愉貌也考經鈎命決善曰愉愉向

嘔喻人無求與嘔同論語子曰儼善本字將

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止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翰曰儼然矜莊貌拂違則

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

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

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

濟之間深山中作讓室編蓬戶尚彈琴是

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故知是邪之

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善

本作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濟曰懼然

薦去几自賤損也捐棄薦席几案也危坐敬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

者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

與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胥餘使遇明王

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

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

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

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善本

無水之陽以見文王善銑曰魯連子曰伊尹負也

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

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

非羆非虎非狼光得公侯天遺女師以文王

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

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

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

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義善本作褒有德祿賢能

誅惡亂拯遠方一統類羨風俗此帝王所由

昌也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摠集也類法

祖仁者王立義者霸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

也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列善本地定封

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

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濟曰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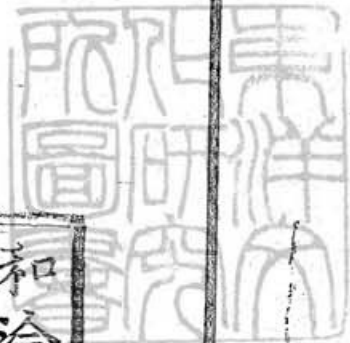
也俛下也惟思也善曰穆猶默靜思貌

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

絕也良曰綿連將絕之貌殆危也善曰於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卷之二十一

施仁義賞有功躬善本有節儉減後宮之費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

鄭聲遠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

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鑑曰明堂

鄭聲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向曰晏安和洽也

事慶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

足畜積有餘囿圉虛空善本圉圉空虛

謂無囚人鳳皇來集麒麟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

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

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

序則朱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

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而君人者莫肯為也

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善本作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

貞字文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

夫子淳游先生陳丘子也



當儼立以
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

詩又作傳

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褒有俊才使褒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

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

德以明其意焉

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名曰四子講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

善曰論語子曰邦有

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也良曰距止也躍行

多日也涉始於足足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



法躍則涉人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德也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

期而舜禹遁帝堯也

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

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

舜禹逃有道之君遁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

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

翮則翔四海

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

飛蟲也莊子曰蚊蚋啻膚蠹以云切與莫衡

千里而不飛而僕雖頑囂善本字願從是下雖然何

由而自達哉達曰器愚也文學曰陳懿誠善本

字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良曰懿誠

也義善言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朝

也傳命也介紹而傳命禮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

戚商歌以干齊桓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

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也越石負芻而

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

寤晏嬰負芻息於途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

將歸嬰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



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歸至舍不辭

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

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

也知已而申於吾知已矣今不辭而入

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為見之曰向也見容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

者善本有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

其好嫫媠媠母倭於媠古善譽者不能掩其

醜濟曰毛嬙西施皆長婦人也媠媠媠媠媠

錫則行衣之皆以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問

之樂喜也倭媠醜女未詳所見苟有至道何

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

辭也特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

射者其刃則不能有所制也善射也言

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射於矢謂之

逸也衝蒙涉田而善本有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

疾也田而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

於青雲鶴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

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聞命矣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

求賢索友歷于西州在濟曰索亦求也蜀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輓曰輓車也

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各車為輅者何言所

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

辭也特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

射者其刃則不能有所制也善射也言

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射於矢謂之

逸也衝蒙涉田而善本有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

疾也田而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

於青雲鶴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

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聞命矣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

求賢索友歷于西州在濟曰索亦求也蜀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輓曰輓車也

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各車為輅者何言所



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

相見之禮友焉用錫曰儀禮士相見之禮贊冬

頭奉禮文既集子曰禮謂禮畢也善曰韓文

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鮮善

字作數聞少也俚善曰鄙俚之人謙辭也寡鮮也

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尚書大

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

音金聲不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

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尚書大傳曰股肱

也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

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

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良曰

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南容三復白

珪之詩有子見擊封於中山三君亦何好唐曰好

於君文侯見擊封於中山三君亦何好唐曰好

謂何曰文侯見擊封於中山三君亦何好唐曰好

手文侯見擊封於中山三君亦何好唐曰好

其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復白珪孔子論

擊次曰訢訢少而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三

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
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齊行舍
唐至曰吾好北藩中山之君拜獻之文侯曰嘻
擊知吾好北藩中山之君拜獻之文侯曰嘻
中好之君亦何好乎對曰晨風謂何對曰詩
何好曰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如
鵲彼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於欽文
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規其所使中山君不賢
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詩曰言古適人
何尚也歌復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善本深
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
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
易俗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
也

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向曰節止
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刑形字本作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

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硃夫凡人視之快後焉

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翰曰蘊積也砥

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翰曰精鍊金也百鍊

謂金之工也幹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貌巧

銅璞鐵也廣與鑛同亦並切况乎聖德巍巍
蕩蕩黎黎善本作氓所不能命哉良曰言物尚
貌命名也善其何以知之魏巍高貌蕩蕩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巍是以刺史推而
詠之揚君美德善本作深乎洋洋罔不覆載
紛紜天地寂寥善本作宇宙銑曰洋洋盛貌
多貌寂寥遠貌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
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
貌也之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何以加茲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
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樂之而忘



其老也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
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濟曰進道也一人
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善曰尚
安國曰迪道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
也乎信也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
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良曰據舒也洪
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
感疑也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
書大傳曰周民浮游先生色勃皆溢銑曰皆
溢怒目精出於目眶也善曰曰是何言與
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曰是何言與
向曰怪其言不愷也善昔周公詠文王之

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

風列于大雅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

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

蒸民尹吉甫義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為臣

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

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過也鄙恥也累辱也故自刺

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

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耆也之老良曰濡也

朝夕願濟頌史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淳厚也於

曰鹿眉耆耆皆老稱眉有白黑毛相雜也善曰鹿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

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銑曰皇澤天子惠澤也豐沛言多也善曰感

發謂情感於中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

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善本作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也此臣

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

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

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向曰罔無也億

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大也善曰億度丈也把握

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善曰億度之言無

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意度又曰前識無
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陳丘子見先生言
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審也詳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行潦老暴集江

海不以為多鱒秋鱒善並逃九罟域不以為

虛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一物而虧盈

善曰左氏傳曰若子曰漢行潦之水大預

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曰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

於海而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鱒郭璞

曰今泥鱒也鱒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鱒

鱒似蛇毛詩曰九罟魚網也

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饑文武不

以卑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

自於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

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

箕山之下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毒

棘邪論不能惑孔墨而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

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

丘墨墨翟皆賢聖也善曰毛詩曰營營青

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行白使黑行黑

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段道

於虞以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向

質正敏達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

命如絲明之如縉如縉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

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魚織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也善曰

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甘棠之風可倚而俟

也翰曰詩甘棠美召伯也倚立也善曰毛

國二客雖空計沮與議何傷濟曰二客謂文

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善曰言

二客雖於計空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

未傷也爾雅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

曰室塞也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

意善本有焉字良曰微少巨大措致夫子

曰否不銳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

春秋曰開春始枹鼓鏗耕鏘而介士奮

雷則豐蟲動也枹音鼓鏗耕鏘羊而介士奮

竦向曰雷霆震也潛底幽隱處也枹擊也鏗

鏘聲也介士甲士也

傳曰邾克棓枹而鼓鄭故物不震不發士不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

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字窮曰

也勤前敵之心耳二生謂先生與陳丘子於是

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濟曰論語注曰繹尋繹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作

臣之力也濟曰問周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

合諸侯臣之力耶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

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



庚風聲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蟋

浮由出以陰聲向曰皆感事而至矣廖庚風

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

相從翰曰仇匹也善曰周易曰同聲人由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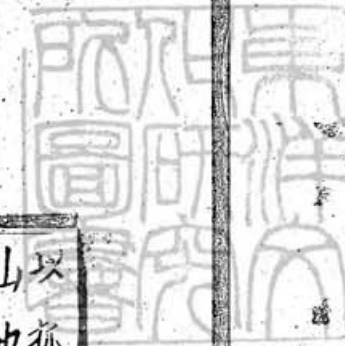
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

明不彈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

者衆也濟曰彈盡也淑善也善曰故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善本作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善本有也字



以孤腋下毛為之而價千金也大厦屋也丘

山也略智也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

一木之枝存亡榮辱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

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

而無臣春秋刺焉銑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

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太

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

無臣以難維文王之戰亦不過三代以

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向曰三代

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

是其也善曰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

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其實齊桓

有管鮑隰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韓曰管仲

助審戚也匡正也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
 奉公以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
 關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齊威王九合諸侯
 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
 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相
 晉文有

舅善本作犯趙衰危楚取威定霸以尊天子
善

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
 司空季子胥臣白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秦

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

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濟曰王

由余五殺百里奚也緒業也善曰韓詩外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味之

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
 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

王夢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
 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國之憂也由余聖人



志然後可圖繆公曰百里乃使王廖以其女樂
 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

公聞百里奚入許予之繆公與語請以五殺
 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請以五殺

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逐霸西
 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楚莊有孫叔子反無定江淮威震諸夏孫叔

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
 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

鄭及楚師戰于郟晉師敗績郟步心切救

踐有種蠡禮泄善本庸剋滅彊吳雪會

稽之恥嘗銳曰越踐越王名稽山竟以滅吳

云雪恥也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
 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深庸種蠡謀伐吳遂滅

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仁
 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仁

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仁

甲兵五千入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魏

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子方翟璜皆魏臣也寢罷也文侯各過桓公而

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

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

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由過桓公也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所以過桓公也而

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魏文侯謂

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

之過其廬而軒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

乃不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燕昭有郭

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

保莒邑故云困也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

子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是請

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於

于臨菑齊縲王走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

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

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善曰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善曰毛萇

除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

也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

善曰倫是以海內

勸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

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



目向曰風馳兩集言疾進者樂其條暢念者

欲罷不能翰曰條暢猶通達也善曰進者樂之

也漢書音義偃息善本有俞乎詩書之門游

觀乎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咸

絜身修德善本作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

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

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良曰貢獻允信

貌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義政所施洪恩所潤不

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

以綏百姓祿勤增俸善本作以厲貞廉鏡曰



蠲除苛細安安也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

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

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減膳食卑宮觀善曰

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踈繇

後振乏困善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繇事又

曰遣使者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暇也善曰

宣紀曰今天下頗被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經

之服事翰曰閔憐辜罪也縗經居喪之人也

者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濟曰惻隱傷痛

身死腐人謂經禱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
 縲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善曰宣紀
 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
 之又曰自今子首置父母孫匿大父母毋勿
 坐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
 遂其零茂良曰有養也善曰尸子曰湯之德
 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愷悌君子民之父
 世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母豈不然哉濟曰愷悌大順也善曰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
 秦之時邪遠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
 宰相刻削善本作峭字大理峻法善曰刻削謂損
謂善曰廣雅曰峭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

仁義長於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翰曰言皆如虎

狼之暴也犖持也攫亦持也善曰孟其所

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臨泣善本祚莫不肌慄善本作飢惛伏吹毛

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周容切善無所措

其手足濟曰慄戰也言如地應之善曰韓子

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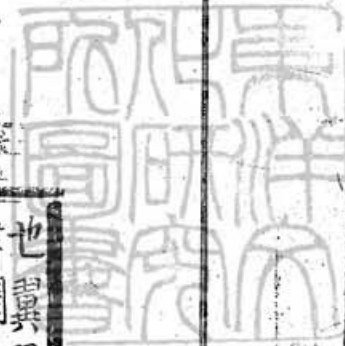
刑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佞惶遽也論語子曰

無刑措手中則民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

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
 憂其蠹保人善本作者除其賊良曰狸能害
蠹以傷木賊以亂人善曰文子曰禁暴亂也

虎伏雜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

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故大
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
漢之為政也崇簡易上尚善本作寬柔進淳仁
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親也淳深也睦
睦上下無怨和今四海善本作樂業朝廷淑清
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曰
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本
從暉洪洞朗天通翰曰神天地之神也洪洞相
薦登之夕神光交錯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
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
滋液嘉禾櫛比良曰鳳皇神雀瑞鳥麒麟瑞



也翼翼飛飛貌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
津潤櫛比連接也善曰宣紀曰鳳皇集魯
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
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
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宣
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
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
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
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魚入于謂王
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善曰春秋元命苞
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旋璣曰武王
得兵鉉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
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是翼從欲紂如魚
誅乃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也鬯曰秬黍
文選五十一

遠國名善曰周公受秬鬯未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天戎得夫名

自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

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善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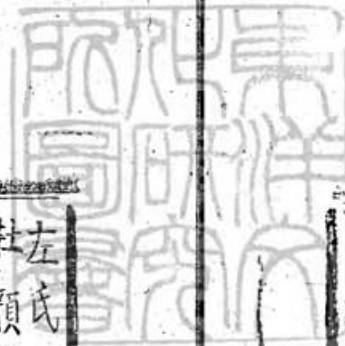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旗什也張武

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

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

天性驕善本蹇習俗桀善本暴善本

從善本



左氏傳曰彼皆偃蹇善曰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

壯健賤老弱也善曰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善曰

習戰攻以侵伐善曰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善曰

引弓射鳥鼠也善曰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

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善曰居如畜

鳥獸之集散濟遠也善曰史記曰其耒耜則

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善曰弦掌拊收秋則奔狐

馳兔獲善曰刈則顛倒善曰計什國之務農也耒

耜耕器也播布也扞弦掌拊用之善曰藏手以持

拾禮也何但切鄭玄禮記注曰拊拾也言所以

夫史記曰匈奴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良射狐兔用為食

遣逃寇賊也善曰史記曰匈奴走是以三王不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銑曰懷來綏安也杞動也犯芻蕘言入塞而食漢草也詩云猘狝孔熾我是用急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我車既飭四牡駮駮載是常服猘狝孔熾我是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用急

歸德單于稱臣而朝

善本有賀字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

各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經束之經又曰單于稱臣使賀正月朝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

計

涅顏焦齒臯矐翦髮黥首文身裸袒



徒之國

顏刻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涅

黥首

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辯髮削左

社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涅顏也焦齒未詳又曰大苑深目多鬚蓋

泉矐也

矐首蓋題也山靡不奔走貢獻懼

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

善本作

而笑

濟曰靡

娑舞之類也

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

鼓腹之類也

翼淵

善本作

魚奮躍

良曰鴻和氣也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

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戰其左

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

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

中是以刺史感慈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

於感淺不能究識敬導所聞未克善本作彈焉
鉉曰德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論於是二客
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
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論一首

位於異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器問鹿
曰往者周止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
者從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